

亲人有家庭资料点。最近面对邪恶对网络的疯狂封锁，大家也悟到一定要去掉依赖心，珍惜、利用好明慧网这个平台，走出自己的路。一些年纪大的同修买了电脑，开始学习上网。

我体会到，怕心是一种物质存在，是要在实修中不断突破去掉的。几年来，从一开始上网胆胆突突，慢慢敢和周围同修接触了；从交谈中试探别人的想法，到坦诚的说出自己的意见；从买耗材左思右想好几天迈不出步，到现在随时随地想用就买；从依靠别人下载大文件，跑很远路去取回来，到自己掌握技术，经常用代理下载明慧、新唐人的大文件。在实修中，越来越感觉到证实法的路充满光明，之前那种大石压心的感觉消失无踪，浑身轻松，精神十足。感受到师尊时刻看护着弟子，启悟我们尽快提高。

记的刚得法时做过一个梦，朦胧中自己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师尊牵着我手，走向一个光明的世界。现在得法十多年了，其间有得法时的精進喜悦，有魔难中的迷茫失落，有人心不去时的剜心透骨，也有迷途得返后脱胎换骨的幸福。现在我渐渐明白，改变了当初我要修炼，我要圆满的念头，意识到了肩负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与责任，并努力兑现自己的誓约。虽然修炼中有很多不足，面对世俗的诱惑，有时把握不住自己，救度众生中，善心和智慧不够，经常做错事。但我有信心走好今后修炼的路，加倍弥补之前的损失。再次感恩师尊对弟子，对众生的洪大慈悲。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大陆法会特刊

二零一零年
二月四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大法坚不可摧》）

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大会	2
在正法修炼中走向成熟	2
我是救人的	11
信师信法 坚定走好修炼的路	15
正信 正悟 正念正行	20
风雨中我走在回家的路上	26
紧紧抓住师尊的手	34
走过魔难 走向光明	40

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大会

在正法修炼中走向成熟

文 / 湖南大法弟子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是一名乡镇中学教师，于九五年十月得法。在师尊的呵护下，闯死关，过险滩，一直走到今天。能够与正法同在，助师正法，我感到无比的殊胜、无比荣耀。值此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交流之际，我全面审视自己十年来正法修炼的历程，写出自己的肤浅的体会，圆容大法所要的，交上一份答卷。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一、维护大法无所惧

九九年“七·二零”后，我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那时形势极其恶劣，空气仿佛凝固了，走路都喘不过气来。当时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一、修炼的路要不要走下去；二、如何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魔难。（还谈不上理智清醒的维护大法）凭着对师对法的坚信和近四年扎实的个人修炼基础，我毫不犹豫的从内心坚定了修下去的信念，尽管来自家庭、单位、上级部门的压力很大。最烦人的是面对这铺天盖地针对大法的迫害，是躲在家里独自修炼，还是勇敢的站出来？哪个才是大法所要的、师尊所要的？还真不明确。对“忍”的内涵缺乏真正理性的认识。我有一次问一个辅导员同修该怎么办，他告诉我：“一个不动能制万动。”我听的出他所理解的这句话的含义：那就是独自修下去，其它不要管。我不太认可这种对法的偏狭理解，就好象普度众生中，现在有人要毁掉法船，使众生失去救度的机会，要我不管，这能行吗？

还记的二零零零年在乡下过大年，有同修打电话告诉我：本地有几位同修去北京上访去了。当时窗外雪花飞扬。此情此景，想想同修，看看自己，我止不住泪水盈眶，声音都哽咽了，我也萌生了去北京上访证实大法的念头。二零零

零的同修讲真相，后来供不应求，陆陆续续又建立了几个家庭资料点。开始的时候，大家有技术问题就问我，我就到大法弟子办的论坛上去找答案，试验解决问题后再教给大家，也有解决不了的时候。在这一过程中，我越来越明白，做资料也是修心的过程，机器出毛病了要找自己心性上的问题，大家越来越走向成熟，现在这些资料点，从耗材到技术，基本上都独立、平稳的运行着。

做资料的过程还是一个修去怕心的过程，开始的时候，有很强的依赖心，什么东西都伸手向同修要，有时上万元的设备、耗材都是同修甲买好、送来，再分发下去。后来同修甲被邪恶迫害，受到严重的酷刑摧残折磨，被判刑，开始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担心，担心资料点的安全，担心他承受不住迫害。于是就发正念加持他，后来明慧网登出文章，说他被折磨一个月后，因为承受不住，在神智不清时，被邪恶押着去了原来的资料点。幸好资料点已经转移，没有造成损失。当时我就想，我家的资料点该不该转移，我们虽然不在同一城市，可是毕竟有电话和邮件的往来。我家当时的情况是祖孙四代住在一起，孩子很小，还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奶奶，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转移。

我和同修甲是在遭受迫害时相识的，他对大法的坚定一直鼓舞着我，使我走入了正法洪流。我们都曾经历并切身感受到迫害的邪恶，彼此帮助从新走好修炼的路，凭的是对大法的坚信，和对大法造就生命的坚信，我想他只是一时的错觉，不会再次糊涂。所以没有转移资料点，为了保证资料点的运转，大家各自开辟了耗材采购渠道。

后来，我悟到，自己当时的想法真是太自私了，遇事先想到的是自身的安危，如果能早一点去掉依赖心，同修甲就会少一点负担，多一点时间学法。在出事之前，他的状态就是非常忙，恶警经常在他家门前蹲坑，他的电话和网络也被监控，经常换手机，换卡。可是他没有过多的想自己的安危，始终正念否定这些迫害。其实同修有漏的背后，是我们整体有漏，他所在的地区遭到大面积绑架迫害，损失惨重，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师尊的要求做好，真正遍地开花，给了邪恶迫害的借口。现在我周围的家庭资料点，都是自己解决耗材和技术问题，有不懂的少数几个人交流，大家平时很注意修口，有的亲人同修，因为不住在一起，也不知道自己的

我。大学时期的同修慧铃（化名）一直与我保持着联系，不远数千里，来找我学法、交流，发正念，帮助我从魔难中走出，从新汇入到正法洪流中。后来才知道，为了让我清醒过来，远在千里之外，素不相识的同修们，一直在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得知我被绑架到劳教所后，慧铃就开始坚持和自己能联系到的同修向劳教所集体发正念，几年来从未间断。在劳教所中，一天早晨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劳教所操场中站着，周围没有人。天空清澈湛蓝，一只白色的天鹅在我的头顶盘旋，一圈又一圈不肯离去，不停的对我鸣叫，声声呼唤。我正看的入神，忽然周围一片黑暗，我从梦中醒来。晚上吃完饭，八点多了，狱警告诉有妹妹来看我，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因为家在外省，几年除了父母外没人来看望过我，而且我也没有妹妹。结果一到接见室，发现原来是慧铃。因为有狱警在场，简单的聊了几句，得知我不久就会解教，她嘱咐我出去后要去找她，然后就离开了。

过后我才知道她从东北坐火车早晨就到了劳教所，因为没有证明，看门的警察不让见，她就围着劳教所一圈一圈的发正念，天很冷，她穿着一件白色的鹅绒服，一直到晚上，才见到我。

零五年的时候，她找到我，与我一起学法，交流，发正念清理我家的空间场。终于使我清醒过来，发表了严正声明，我的妻子从那时也走上了学法修炼的道路。后来通过学法，我明白了这是彼此在大法中结下的圣缘，是下世前互相的嘱托。

这些年我也是这样对待别的同修的，一个曾参加过两次师父传法班的老学员，被邪恶绑架到劳教所两次，到现在还不能清醒，我经常去看望他，与他交流（他不愿学法），发正念清理他的空间场，坚信一定能唤醒他，今天的大法弟子每一个都非常珍贵，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我们都不应该放弃。

三、走出怕心 遍地开花

零七年，受到明慧网资料点遍地开花的交流文章启发，我想自己也要开一朵小花，发了这一念，很快得到了一位外地同修志刚（化名）的帮助，买齐了设备，因为自己从事IT行业，操作电脑、打印设备很快就上手了，做出资料供给周

零年四月，我与两位同修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一路背着《洪吟》，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一好心人用自己的身份证帮我们办了住宿。第二天清早，我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我向换岗警察打听信访办的去处，结果被骗到了前门派出所扣留起来，在假惺惺的做了所谓的“信访”笔录后，被当地驻京机构劫持回原籍。由于我们是当地首批到达北京的大法弟子，对当地邪恶的震动很大，同修中也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加重了整体的压力，使环境更显恶劣；一种持赞成肯定态度。我也认为并没有达到证实法的目地，心里很沮丧，尤其是从拘留所回来的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去闯死关，关口摆着一副棺材，没有几个人敢闯，我壮着胆，眼看就要跨过去了，岂料躺在棺材里的死人忽然复活，一把抱住我的大腿，我悟到自己所玩弄的文字游戏“不非法上访、聚会”未达到大法的标准。抱着弥补的心理，我给“六一零”办公室写了一封长信，陈述了大法的美好，迫害的非法，信仰无罪，上访无罪，亲自敲开“六一零”办公室的大门，将信亲手交到“六一零”头子手上。当时我感到奇怪的是：“六一零”的工作人员又倒水，又让座，特别客气，并一再声称要好好读读。后来学法时才明白：大法本身就有镇邪的力量，我们做的事符合大法的标准，就会显现出大法的力量来。其实，当时对于卫护大法的认识还是有待提高，确实抱着一种“我要修好自己”“我要证实法”，我要干什么、干什么的观念，而不是把自己溶于大法当中、就是大法的一个粒子，有一种证实自我的因素在里面。

二零零零年暑假，本市邪恶把全市辅导员骗到一起，搞封闭洗脑。开始用伪善来欺骗，见这一招不行，便露出真面目，用囚车、手铐相威胁，要面对摄像镜头，搞人人表态，威逼大法徒放弃修炼。它们想不到的是，面对威胁，竟有大法弟子坦然无畏的表达了坚信大法到底的信念，邪恶之徒气昏了头。当镜头对着我时，我同样坚定的表白了修炼到底的决心，邪恶震怒的失去了理智，发疯似的咆哮：将他们关进死牢。在看守所经过了二十多天的身心折磨后，单位将我保了出来。

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对于证实大法、卫护大法有了进一步认识，特别是师父的新经文《理性》发表后，同修们整

体提高很快，认识到证实大法、维护大法是自己的天职。二零零零年底，本地同修纷纷进京上访，邪恶极其恐慌，不惜用各种卑鄙手段疯狂迫害。顶着邪恶的打压，我再一次站到了天安门广场，喊出了压抑在自己心底的心声：“法轮大法好！还大法清白！还我师父清白！”那天，喊声此起彼伏，天地为之震撼。邪恶用公交车拉同修。

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么严酷的迫害下，我敢于放下生死，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是因为自己有一颗信师信法的心，大法修炼看人心，才给了我智慧和力量，给了我证实大法的勇气。

二、在本职工作中讲清真相

二零零二年上半年，我从邪恶的劳教所正念闯出，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下肢浮肿，步履艰难，视力急剧下降。我用两个月的时间静心学法，调整自己。通过学法向内找，我对师父所要的和旧势力的安排有了进一步认识。我认识到自己所遭受的魔难，很大成度是自己对大法的认识不足，未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造成的，比如，第一次被绑架到看守所时，案犯打我，说是我脸上老是挂着笑，那时不但不以为憾，反倒引以为喜，认为证实了法；在洗脑班时，我不是心生否定它的一念，而是在其安排中去反迫害；在劳教所期间，我不配合邪恶的转化，每天背法，在坚定中充实自己，无可奈何的等待苦难结束；在坚定中不知要否定，甚至认为接受旧势力高层的“考验”可以长高功。我完全掉进旧势力安排的陷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吃了很多不该吃的苦。

为了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新学期开始，我主动要求上班。那时靠一百八十元生活费和二百多元每月的量化管理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学校领导怕我在班上讲真相，不准备让我进课堂，我立即正念否定，后来安排我上初一年级的活动课。我决定讲真相分两步走，第一步，把课上好，用善心对待学生，让学生认可自己；第二步，在前一步的铺垫下讲真相。我精心设计教案，从不同角度，用不同形式切入真相主题，画龙点睛。从“三人成虎”、“指鹿为马”、耶稣受难、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讲到法轮功是什么、自焚伪案、共产邪党为什么打压法轮功、明白真相有福报等，学生们被我讲的深深吸引了，经常主动要求讲法轮功，有的学生碰到我

回家也写两笔字儿，字不在好坏，可有功啊！”（《转法轮》）我悟到，如实的写出自己的体会，而不是过多的想别人怎么看，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下面将自己的修炼体会与同修交流如下，层次所限，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喜得大法，初经魔难

我于九六年十月喜得大法，当时正在长春读书，同学和老师中有许多人修炼，周围的老弟子非常多，大家在一起学法、炼功。那真是一段非常可贵的时光。记的第一次静下心来读《转法轮》时，一下明白了这是一本教人修炼的书，当读到“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转法轮》）时，就发了一念“我要返本归真！”感到身上一阵阵热流涌动，仿佛天上层层的神佛都在向下看着。很快师尊就给我净化了身体，天目中看到法轮，还听到另外空间美妙的音乐。

毕业后，因为年轻、有热情，参加了很多洪法活动，回想起来当时的干事心很重，把大法当作常人的工作对待，经常参加各种会，但学法不入心，遇事不能向内找自己，就是对大法的坚定，也仅体现在用人心维护法上。所以在九九年“七·二零”之后，在邪恶的压力面前，没有坚持多久就妥协了。因为是违心的，所以每天被痛悔煎熬着。公司的同事受谎言的蒙蔽，被邪恶利用来监视我，“六一零”也经常来骚扰我，在那样的环境里，就觉的心里好象压着一块石头，喘不过气来。当从明慧网上得到同修被邪恶凶残迫害致死的消息，我默默流泪很久。决心一定要进京发出自己的心声，大法被迫害，作为弟子不能忍辱偷生。

进京后，我遭到邪恶迫害，因为不放弃信仰，几次被绑架，最后被诬定劳教三年，在劳教所中，因为没能坚持正念，被“转化”后，做了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最耻辱的事。

从劳教所黑窝出来后，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怕心非常重，长时间不学法，各种人心繁杂，也不敢去找同修，担心受到牵连。虽然经常上明慧网看师父新发表的讲法，因为没有勇气做到，所以很沮丧，看不到自己的出路。一度放弃和放纵自己，觉的毁在这里了，心里的苦闷无法用言语表述。

二、师尊慈悲，同修唤醒

经历了种种魔难，在坎坷中消沉，在苦难中挣扎。慈悲的师尊从未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时时看护着、点悟着

准。深挖自己这件事是因为动了常人情，虽然在常人中修炼孝敬父母、在家庭中做好没有错，但应该明白自己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教训深刻，写出来希望能对同修有所启发。

六、结语

回顾自己近五年的修炼历程，有欢笑有泪水，有提高心性后的豁然开朗也有悟性太差时的跌跌撞撞，更多的体会是对师父、对大法的无限感恩，没有师父洪大的慈悲就没有大法弟子今天的一切。短短的五年，切身感到是师父手把手的引领着弟子走了过来，从修炼刚开始的无知到成熟，从一个懵懂不知世事的少年，到一个今天早已阅尽世事沉浮而不为所动的青年。常人中有句话叫“金色年华”，我真的感受到我的这段年华是金色的，是千金难买的，真称的上是无悔青春，无悔于选择修大法，更庆幸自己赶上了这伟大的时代，结下了这份圣缘，担负起从一个常人到修炼人，再到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伟大责任。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唯有精进、再精进。

几乎每一位同修都会被《师尊的手》这首歌感动的落泪，是啊，那一声声“师尊啊师尊”，触动每一位真修弟子内心对师尊的无限感恩与思念之情。请允许我以《师尊的手》这首歌中的几句歌词，作为本文的结语吧，“师尊啊，师尊，师尊啊，师尊，我要紧紧抓住您的手，用正念正行来回报您给予的所有，师尊啊，师尊，师尊啊，师尊，我要紧紧抓住您的手，跟着您一直向前走，一直向前走。”

走过魔难 走向光明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清澈

看到明慧网第六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心得交流会征稿通知，感到很惭愧，法会已经开了五届，自己还没有投过一次稿，主要是觉的修的不好，对不起师尊的慈悲苦度。昨天看了明慧网的交流文章，认识到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修炼十多年，怎么可能没有什么可写的呢？踏实的反省一下自己的修炼，写出来参加法会投稿，交上一份答卷。师父讲过：“我们从这个班上下去，你带的是真正的功，是高能量物质。你

就喊“法轮大法好”，还将“真、善、忍”刻在课桌上。后来我担任两届初一班的班主任、上六个班的政治课。由于经常与学生接触，我尝试更深入细致的讲真相，吸取前面的经验，我决定讲真相分三步走：（A）让学生先认可“真、善、忍好”。（B）接下来水到渠成讲“法轮大法好”，讲清为什么好。（C）讲迫害真相、自焚伪案。在三步骤的时间安排上也有考虑，以一期为一个时间单元，讲迫害真相放在期末，从常理角度考虑，安全系数相对要大。由于教材上直接就有“自焚伪案”，我开始平铺直叙的分析其疑点，但效果欠佳。稍后我将分析与《古怪歌》结合起来，增加讲真相的生动性，最后还是认定用悬疑互动的方式讲效果好。比如，我先请教学生们一个医学常识：严重烧伤的人要不要绑纱布？一个化学常识：一个拿着装满汽油的塑料瓶的人在大火中焚烧，是衣服先烧完，还是塑料汽油瓶先烧完？然后引发思考，在学生们得出答案后，讲“自焚伪案”疑点剖析出来，谣言不攻自破。

有一段时间，学生告诉我，有人埋怨你出口就是法轮功，都厌倦了。我也发现自己上课时有人扑在课桌上睡觉。我找自己发现自己基点没摆正，只管自己讲，不去考虑学生的感受，讲的过频，也会过犹不足，引起反感，要适可而止，要恰到好处。

《九评》发表后，有一段时间我被人心羁绊，不敢在班上整班劝“三退”，而是利用各种机缘一个一个的退，但是一个年级五六个百学生，劝下来谈何容易。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心，在学法中开启了我的智慧，我便利用活动课的形式，智慧的进行“三退”。我先跟学生强调：思想无疆，言论无罪，千万不得搞“因言获罪”（我的用意在于告诉学生不要受中共邪党欺骗，背后告人、被坏人利用）。接下来我提出要求，每人拿出一张小纸，写上自己的名字或化名，我们来搞一个“逃离灾难，选择平安”的活动。我告诉学生三魂七魄中有一魄叫“信”，它能辨吉凶、趋平安，我要举三件事例，看同学们如何选择，考考这种“信”的成度。然后讲古时一个真事，如耶稣受难前所说“人类会有难”，信的举手，再告诉这种选择得到的是“平安”；讲现在发生的一件事，南亚大海啸，有一学生喊“逃”，你逃还是不逃，再举手看选择，并恭贺那些“逃跑”的学生选择了平安；最后讲

即将发生的事：远离红魔，三退保命。为了引导学生作出正确选择，前两件事意在特意铺垫。再从预言、《圣经》、藏字石讲即将发生的真实，而且告诉学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举手之劳，可得未来平安，一念可定未来。然后请学生入过团的写“二”，入过队的写“一”，最后愿意选择三退保平安的、相信的在纸上打“√”，结果每一届“三退”的学生达三四百人，在我的记忆中，有四届学生作了“三退”。当然也不固定用此方法，有两届我直接结合预言、藏字石讲“三退”，效果也很好。

我也不知道具体给多少学生讲过多少真相，从零二年下半年开始，除了一届没直接面对面在班上讲真相外，师父呵护着弟子，总能用各种机缘到班上讲真相。我今年又选择了初一、初二年级的教务工作，八九百学生等待大法弟子去救度。

在面对同事讲真相的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一. 开始对大法弟子敬而远之；二. 若即若离；三. 尊敬大法弟子，相处融洽。这都是正法进程推进和同修努力救度的结果。每当讲真相遇到困难、灰心丧气时，我便从法中纯净自己，坚信众生都可救，哪怕在邪恶压力下出卖良心做过对不起大法弟子的事的领导也在救度之中，只要正法没有结束，救度就不停止。能讲的讲，固执的便发信，走的近的发光碟、资料。零九年神韵晚会光碟制作出来后，我与同修配合，在初三同事中人人发一份，只有一个人未接。以前总担心学校行政人员会如何如何，今年发神韵以来，除校长和一个行政外，人人都发了一份光盘。看后有行政告诉我：太好了。现在学校大为改观，好多同事对讲真相习以为常，百来个老师除这一期新调来的外，人人都不止一次的听过真相，只有极个别人未接资料、真相光碟，有四十来人作了“三退”。

这些年面对学生在课堂讲真相，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得益于以下几点：

一. 学好法是根本。我每每有一个救度众生的好想法，师父总是恰到好处的作了巧妙安排，我搞教务查堂工作时，进课堂相对较难，马上就有人请假，让我去看课。正念不足，没有智慧时，大法总能给我力量，“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只有在实修中才能体会到大法的博大精深

及参与绑架同修的派出所邮寄过去，让他们知道象这样的揭露信将很快传遍市区，直到他们停止作恶。剩下的我就与大姑互相配合，在被绑架的同修家附近散发了近千份。一直到腊月二十九我要乘车回老家过年才算告一段落。这一段过程虽然配合的同修只有我和大姑，覆盖的面积也不大，当然也有其他的同修做了一些其它的营救工作，也很了不起。但在这过程中，我深深的体会到揭露当地邪恶，报道当地事例是一个很有效的救度众生的方法，我就在发完资料返回的路上，看到一常人笑咪咪的边走边看，我感到自己没有白做。是啊，报道当地真相信息，揭露当地邪恶，能使人感到大法的信息更贴近更真实，人们也会去议论，从而能有一个更明确的选择。

五、深刻的教训

从腊月二十九回到老家以后，过了除夕夜我便开始发起了高烧，浑身的骨头都疼，全身发冷，刚开始我还以为是消业很快就能过去，但事实是越来越严重，我认定这是邪恶在迫害。便开始不间断的发正念，但没多大效果，我心里很急，正逢过年走亲访友的时候，我却“病”倒了，还怎么讲真相、怎么证实大法？向内找，还感觉这段时间还算精进，而且年前的那段时间也算“轰轰烈烈”，到底哪出了问题呢？心里求师父点悟，正在这时父亲在我面前跟母亲说要拿钱去还给某某人。这一下子点醒了我，因为我刚刚给父母的两千元钱里有五百元钱是同修给我做资料的，因暂时用不着，要回老家时动了人念，想先借用了凑个整数给父母，也好交代，省的让他们说我修大法了不顾家，（其实这都是情是私心）等回来发了工资就补上，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啊，当时还心虚的在师父法像面前向师父请示，忘记了同修对我的信任，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其实连常人中的法律都有个挪用公款罪，更何况这是挪用同修省吃俭用的救人钱！这可是大漏洞啊！我悟到此，于是赶快给千里外的大姑发短信曝光出来，（当然是用的暗语）也跟同修婶婶曝光此事，以减轻罪业，能尽快走出自己因情因私而招来的邪恶迫害。但直到我休完七天假返回单位上班，才稍微有些减轻，直到我把钱补上才算是走了过来。这件事给我的教训非常深刻，认识到修炼不能来半点含糊，尤其作为一个修炼人，必须时时衡量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法的标准，最起码是一个好人的标

变成好事，把邪恶的迫害正好当作向当地民众揭露邪恶、从而救度众生的这一法理。从甲同修家出来后，我想既然她有一定压力，不能配合，那我就自己做吧，最起码我可以先写劝善信向所参与的派出所讲真相，震慑邪恶，减轻同修的迫害。悟到做到。但在实际写作中邪恶的干扰也是很大的，当我坐在电脑前真的要下笔时，却不知如何写是好。于是我就参考了明慧网上“劝善之心化飞鸿”中的大量针对不同阶层的劝善文章，大体在心里有了一个轮廓，然后先把近段时间报道的同修被迫害情况从明慧网上复制下来，再进行前后连接修改。写的过程中又想追求文章完美，但自己的能力又感觉有限，其中又是急躁又是畏难，只觉的自己不想完成这样的一个文章，越是这样不坚定的时候，邪恶开始钻空子捣乱。就在我快要完成一半的时候，不知碰到了哪个按键，辛辛苦苦整理的文章瞬间全部被删除了，当时我真是泄气了，畏难的心、嫌麻烦的心全上来了，心想算了吧，还是等着让有能力的同修去做吧，还安慰自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于是关上电脑准备放下这个自找的“麻烦”，出去逛市场了。购物回来后，头脑清醒了些，想到被迫害的同修，再想想自己之前的付出，还是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了，于是打开电脑一切又从头再来，但已经没有刚开始的畏难情绪了，凭着之前的记忆与师父的加持，终于完成了这份以向全市居民与警察为对象的劝善呼吁信。文章完成后我不会排版，所以我就把文章交给甲同修准备让她给修改及排版。但这时距离同修被迫害已有一个多星期了，而且已临近农历的小年了，时间很紧迫，所以我非常急切的嘱咐甲同修尽快帮助完成排版。也许是我那颗急躁的心，促使甲同修没感到时间的紧迫，把这事给忘到脑后了，过了两天我急急的跑到甲同修那得知她没给排后，什么都没说拿着稿件就走了，一路上心里对甲同修非常不满，埋怨她真不负责任，耽误了我的时间，回到家后感到状态不对，不应该太执着自己的感受，认识到邪恶是在间隔我、抵消我，在向我抢时间，我就想自己快试着排吧，于是在电脑上摸索着自己一遍一遍的做试验，这样不行就那样，但还是没能成功。就在这时候自己不知碰到了哪个按键，电脑中的稿子奇迹般成功的排成了我想要的那个版本。我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师父的伟大，深知这一切都是师父给做的。排成后我快速打印出来，先给本市的市长、司法部

深。

二. 常年不懈的发正念。每天用几个整点针对学校发正念，具体到哪天到哪班讲真相时特别加强发正念，在课堂上讲之前利用学生阅读时间清场。

三. 整体配合力量大。我校有三个大法弟子，除正念协调清除邪恶外，自觉形成配合机制，在竞聘工作时，尽量分开，保证讲真相的面能扩大，实在不行，用其它手法去弥补、圆容。

四. 大法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选择。常人讲：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同事在选聘工作时，都愿意选在初三，报酬相对要好，中考达标有奖。我却常常带学生到初二，便要求下到初一，目地就在于面对新生讲真相。

五. 符合常人状态理智讲真相。在教学过程中润物无声的讲真相，能感受到学生内在的心灵，往往效果较好。在方法选择上、时间安排上、讲的频率、成度上都要考虑常人的状态。

如今，大部份学生被谎言欺骗，等待着大法弟子加大力量去救度。我希望教师同修放下人心，讲清真相，兑现我们的史前大愿。

三、无处不及讲真相

我除了在本职工作中讲好真相外，还时常利用寒暑假回家乡讲真相。在亲人同修的协助下，亲戚全部“三退”了，乡邻也被劝退了绝大部分。一走一过中，也尽量不放弃有缘人。

在对广大农村众生的救度上，考虑时间有限和救度数量巨大的因素，多利用周末或寒暑假深入到村庄发放资料。在这过程中，实际上也是放下自我、去人心、去执着的过程。

最初发放资料多是独立行动，范围小，数量少，过程短，资料的包装也不很讲究。由于周末才有时间，只能周末进行，但人生地不熟，难度也大。

后来，便与本地几个农村同修配合起来做，根据生活的地理优势，来个大致分工，不重发滥发，事前做好准备，正念清场。即使这样，也只能划定在本乡镇或邻近乡镇的少数村庄发放，还有没有大法弟子的偏远地方无力顾及。

师父的经文《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发表后，同修们从理性上认识到救度众生的紧迫

性，纷纷投入到救度众生的洪流中。从整体的角度，同修们认识到要救度一百多万广大的农村众生，只有整体协调起来才能做到。

一. 小面积协调发资料

在同修共同努力下，本乡镇能到达的地方基本上发了一轮资料，但同片的其它三个乡镇，却鞭长莫及。师父最了解弟子的心，机缘凑合，我与三个年轻的男同修走到了一起，考虑到年轻，又是男性，独自深入乡村相对较为便利，我们就尽量走偏远地区，到没有大法弟子的地方发资料。这其中经历了很多艰辛。有一次，我与同修甲去历程百里之遥的地方发资料。我们选定在人口相对集中的集市发放资料，晚上发放，第二天集市时资料便传向四面八方。我们坐车到了该地，考虑到时间尚早，天还未黑，便临时决定先深入到地势最高的山区做起，再半夜时分赶到集市，这样发放范围大，同时较为安全。我们用近两个小时才赶到山顶，这里也居住了十几户人家。发完资料往回赶，却摸不到路径，由于天黑路窄，地势陡峭，我和甲同修只好每人拄一根树枝，边探边走，稍有不慎，就可能跌进山壑。过木桥时，同修甲用树枝拉着我，因为我双脚灵便性尚未完全恢复，几次差点摔下去，走了四、五个小时才赶到集市，赶紧用黎明前的一个多小时发资料，贴不干胶，做完东方泛白了。

配合一起发资料，力量大，对彼此的心性要求也高。有一次，我与甲、乙同修发资料，甲总把不干胶贴在人家门上。考虑到众生的接受成度，不让我撕毁资料犯罪，我劝同修甲不宜贴在门上，他却很坚持，我便有了怒、怨之心，结果同修甲继续做时，被人发现，一条恶狗追了出来，幸亏同修乙立掌发正念，马上便安静了。还有一次，甲、乙、丙和我四个人打摩托去一个矿区发资料，甲临时改变原定计划，独自进了一个居住区，我们等了好久，也未见他回来。我边发正念边往回找，发现一个人拽着他的包正拉扯扯扯，我情急之下带着埋怨之心，想用常人的方式去解救，结果俩人被绑架。尽管我一个月正念闯出，无罪释放，而甲却被非法劳教一年，给整体带来损失。这也充份说明自己在心性上还有待提高。

二. 聚之成形救众生

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各学法点加强了集体学法交流的

修分担点。每次利用工作之便去电子城看机器，但对于我这个打工仔来说电脑加打印机加起来是我半年多的积蓄，根本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只能望而却步了。但师父看到了我的这颗想做资料的心，不久便安排我与本市的一位同修大姨接触上，她得知我的想法后，帮我联系上在我附近住的一位协调人，经过几次接触交流，协调人对我的身份确认后，给我送来了一台同修替换下来的笔记本电脑和一台崭新的打印机，当看到我梦寐以求的法器出现在眼前时，从内心里感激无所不知的师父。我深深的体会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的这句法理。其实好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但只要大法弟子的心在法上，出发点对了，师父的安排中就没有不可能。接下来协调人安排同修甲教我技术，并与同修甲成立了学法小组，从而也结识到了当地的一些同修，溶入到了整体。感到自己的修炼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承担的责任也更重了。做资料的过程确实是修炼实修的过程。在真正做的过程中很快就把刚开始的显示心，沾沾自喜等因素去掉了，只觉的其实做资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只是我作为大法中的一个粒子在发挥应有的作用与责任。深刻的体会到救度众生是全体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结果，而威德不是仅仅在哪个环节上，其实从明慧同修的编辑上传，到大陆同修的下载打印，再到每个同修的配合散发，哪个环节少了都不能发挥救度众生的作用，哪个环节孤立出来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每个同修今天所做的证实法的事都是在圆容整体，修炼自己。

四、除恶务尽

二零零七年腊月，我所在城市及周边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大法弟子被绑架迫害的恶性事件，损失惨重。一时间，同修们也人人自危，给救度众生带来很多障碍。其中帮我组建资料点的协调人也在被绑架之列。也许是和她认识的缘故吧，我非常着急她的处境，当然这是一种人情，应该不分认识不认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对一个大法弟子的迫害就是对全体大法弟子的迫害，是绝对不能承认的。但只看到同修被折磨迫害的消息在明慧网上曝光，而实际的营救行动却迟迟未见先行。我找到同修甲交流，发现她状态不是很好，表现的有些麻木。从人这讲，协调人和她走的很近，所以她的压力很大。但我当时就觉的应该实践师父所讲的，把坏事

就暂时在大姑家住下了。大姑曾是家乡的辅导员，修的很扎实，所以言行举止都给了我许多启发，在修炼上给予了我很多法理上的开导，生活上也给予了我许多帮助。更让我感到可喜的是，大姑家的师父讲法很全，我便如饥似渴的系统的将师父初期及后期讲法学了几遍，以此归正了修炼状态，同时对“正法”，“旧势力”，“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念。

感到在大姑家住的近两年自己修炼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在学法修炼上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共同生活的那段时间，我们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当然也偶尔会产生一些心性上的摩擦，但我们形成了一个习惯有了矛盾先各自向内找，提高心性，然后再针对此事共同交流，彼此从没有年龄差距间的隔阂，而都是推心置腹的敞开心扉谈。矛盾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二零零五年的冬天，我第一次跟随大姑出去发真相资料，只记的当时紧张的小腿直发抖，内心不住的念诵正法口诀，当我们顺利的返回家后才发现，原来发真相资料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难，所以自那后由带几份到带几十份，上百份的外出散发，同时总结经验，由刚开始的神情慌张到现在的镇定自如，每次都是在师尊的呵护下，有惊无险的顺利返回。二零零六年我们城市的报纸上，刊登了中小学生对被迷惑下所写的攻击大法的作文。此事在明慧网曝光后，我与大姑针对此事交流，悟到我们地区对中小学生的救度力度不大，是讲真相的空白点。于是我们搜集相关信息，决定以书信的形式向本地中小学生邮寄讲真相、劝三退的资料。由于所邮寄的对像是陌生人，不能得到确切的反馈，但我们坚信只要我们用心写好每一封信，所做的事对救度众生有利，就坚定去做，至于结果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有缘人自会得救。就这样我们前前后后共邮寄出去了近百封信。

三、盛开的小花

二零零七年夏天，我工作上的收入较为可观，所以在单位附近租了个房子，从大姑家搬了出来。由于相隔大姑家较远，仅每周回去取周刊时能有一次共同学法交流的机会。而一个人时就多有松懈，很希望能在家附近找个学法小组。而且供应我们资料的资料点负责很多片地区，所以能分到手的资料很有限，每次都不够发的。内心很急，觉的救度众生很紧迫，若自己也能做资料该多好啊，最起码能自供自给替同

力度。本地同修整体升华上来了。在协调同修的努力下，各片定人负责，城乡同修配合，老少互助，分组深入农村发资料。一同修是出租司机，便经常拉着四、五个同修，大、小包的资料走东闯西的发放资料。《九评》出来后，全市乡村发了两遍资料，真相标语遍布了全市每个角落。在做完本片的发放资料后，为了配合整体，多次深入其它片区发放。由于自己在做真相过程中，学法时间减少，质量不能保证，久而又生出了欢喜心、显示心、证实自我之心。在组织同修做原定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发放中，被邪恶钻了空子，司机同修被绑架，几名同修被诱骗，我也在其中。在师尊无量的慈悲、同修正念加持下，我走脱了，同修也相继出来。

事后整体从法中作了深刻的交流，我也想：精进为什么会遭迫害呢？我认识到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忽视了静心学法，把“修炼”“救人”当作常人的做事，抱着不纯净的心，做的顺时便有显示心，证实自我，这恰恰是邪恶迫害的借口。

四、在协调中修自己

由于九九年“七·二零”之前，我一直协调本校同修的学法活动，迫害之后，有些协调的事也势必落在我身上，下面我想从以下方面简略谈谈自己在协调过程中的修炼情况。

一. 从新建学法点

从劳教所回到单位，我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救度师生员工上，随着讲真相局面的打开，我感受到了个人力量的不足。当时城里同修纷纷尝试组建学法点，我也经常利用周末时间去学法，从中我感受到了集体学法对整体提高的帮助，便想找回昔日同修，重组学法点。本片有四个农村同修，在邪恶的迫害下，受到不同成度的迫害。联系上他（她）后，他们都很认同这种想法。还有一个同修，因迫害而放弃了修炼，原来康健的身体又回到常人疾病缠身的状态。我跟他交流了许多问题，消除了他很多迷误，他最后又走回到大法中，稳定的做着“三件事”。当时要出来组织学法点，要放下许多人心、怕心，要慈悲对待迷失的同修，最难的是找一个稳定的学法地点。由于有的同修家人不支持，只能利用赶集的时间一个月聚一次面，一开始在我家，后来环境越来越宽松，便半个月一次，一个礼拜一次，地点也不固定，看情况变换，这其中时常也因各种因素而打断。渐渐同修除个别因客观条件限制外，其他几个经常主动去城里学法，能够独

立走各自的修炼之路，“三件事”做的很好。我也从中明白，只有抱着一颗无私的心，才能圆容大法所要的。

二. 在讲真相中协调成形

在本市协调人交流会上，有同修曾建议将全市乡村划成八大块，指定一人负责，协调城乡同修配合，组成五至六人的发放资料组，查漏补缺，不漏掉任何能到达的地方。协调过程中需要正念与慈悲。有一次协调五、六个人到偏远地区发资料，从城里出发，提醒司机同修加足汽油，一同修说：不用在城里加，直接往某地去，路上某处有加油站。并不顾其他同修劝告，坚持己见。结果路上加油站不工作，没办法，只好往近处做起。同时不对同修有怨尤之心。还有一次，去一个地区发《九评》，当天好象有重感冒状，我不承认这种“迫害”，驱车找到约定的同修，然后装好资料，六个同修分两组，一路上克服了迷路等干扰，硬是顶着头痛到达该地。发完资料，天已亮了，头也不痛了。在我协调的过程中，还有些项目，比如电话讲真相，做的不到位，有待更进一步提高。

三. 让整体在正法修炼中快速成熟起来

在这十年的正法历程中，许多同修各自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但是，本地协调同修也看到，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足：城乡同修之间还是有差别；有的学法点与学法点之间差别很大；同一个学法点之间，同修有一定差别；还有许多同修走不出来，造成正法一拖再拖。为此，经过切磋，本地总协调确定：城里同修帮助乡下同修组建学法点，定期到城里学法，然后由点带面，共同提高；同时学法点与学法点适时换点学法，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同一学法点的同修帮助那些走不出的同修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做好“三件事”。我被分配到一个较多老年同修的学法点，一起学法，在法上交流，做好救度众生的事。这一段时间来，我确实也感到整体的提高，同修之间，尤其一些协调人之间存在的间隔，我也学会了宽容，尽量不坚持己见，对于不符合大法的就提出自己的看法，请同修在法上看问题。这其中也照出了自己许多人心、执着，这是我在日后修炼中、协调中要修下去的。

路还未走完，要写的也很多，我会记住师父所讲的：“修炼如初，必成正果。”（《二零零九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尽力做好自己该做的，整体提高，共同圆满。再一

心态不稳，掺杂着人情与急躁，所以效果不好。他们虽然不否认大法的好，但就是不愿我在这个风头上去冒这个险。其实对于邪党的迫害，我很清楚但并没把它看重，而是对修大法充满了信心。当时我明白了讲真相就是在救人，于是我先去了外村大姨家讲真相，大姨也是出于对邪党的惧怕劝我不要修大法了，并把我讲真相的事告诉了我父母，这下他们更生气了，认为我给他们丢了脸，开始阻止我与同修接触，看到我学法就大骂，晚上我炼功他们就踢我的房门。我想，若在以前，我在家是独生子，你们这样对待我，我早就不干了，我肯定会赌气几天不回家，可是现在我的心很平静，只记住师父讲的“真善忍”的“忍”。现在回想那当时也有旧势力的因素企图利用我父母阻止我修炼，它们多么惧怕一个人真的要走进大法啊！但任何的千变万化，都改变不了一个明白了人生意义的人坚修大法的心。那时刚得法还不懂得太多的法理，但就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我就是凭着一个坚定要修大法的心闯了过来。

二、携手并进

父母看到我雷打不动的决心，就妥协说修大法做好人可以，但不能给人讲真相，并监视我外出。我就觉的很受约束，想逃离这个环境，心里对师父诉苦。慈悲的师父很快给我安排了去一个大城市投靠亲戚打工的机会。就这样我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干起了饭店服务员。但这个饭店的工作时间很长，每天工作近十三、四个小时，又是集体宿舍，刚开始我还能在别人睡觉后坚持看一会《转法轮》。但长期的紧张工作，再加上接触不到同修，慢慢的似乎放弃了，《转法轮》也束之高阁了，而且混同于常人，在师父给安排的一次心性关中，没把自己当作炼功人，还跟人吵了起来。内心只留有一点知道大法好的底线了。就这样过了近五个月。慈悲的师父依然没有放弃我，在我一次睡觉中，似醒非醒的时候感到脑子被打进一句：“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当我念叨着醒来时感受到小腹部位的法轮非常快速的在旋转着，我感觉到师父就在我身边，也觉的老这样干下去也不是办法了。这时家乡的同修告诉我，有一个老乡同修也与我在同一个城市打工。就这样我毅然辞了职，辗转找到了这位同修。论辈份我就叫她大姑，大姑的家庭环境开创的很好，丈夫虽未修炼但很支持大法，对待同修也很热情，我

紧紧抓住师尊的手

文 /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一、得法破迷

一九九六年夏天，法轮大法的福音传播到了我们的小山村，村里的辅导员平时就与我母亲关系较好，就动员母亲修炼，那时我年龄较小，母亲就带着我去辅导员家看师父的讲法教功录像，但遗憾的是母亲终因农活忙，不愿放下人中的执着，不久便放弃了修炼，而我当时虽然不能识字读书，但内心中隐约知道这个法是教人做好人的，也从此种下了得法的机缘。

时光飞逝，转眼已到二零零四年，我刚十七岁，初中毕业在家，十月份的一天下午，邻家婶婶兴奋的来告诉母亲，她自从去年修大法后，以前困扰她的一些个附体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复存在了，并讲了一些大法真相，动员母亲再修炼，我在一旁听的入迷，内心对这个法又产生了好奇。晚上，婶婶来邀母亲一起去村里的学法小组听法，我也抱着好奇跟着她们去了学法小组。那时正巧师父的新经文《也棒喝》发表了，一老同修提议让我给读一遍，记忆最深的是，我在读经文的整个过程中身体不停的颤抖，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那种感受，是激动亦或是兴奋。现在想来那可能是我明白的一面因我又走进了大法而激动的。又经过几天的学法，使我茅塞顿开，内心感到师父书中所讲的道理是我闻所未闻的，包括失与得的关系，人是从哪里来的等等，都是全新的概念了。接下来我又向老学员借阅了一些师父的初期讲法和部份后期讲法，感到每一天都沉浸在喜悦当中，那种“博法理可破迷”（《精进要旨》〈圣者〉）的欣喜感受，只有每一位真修弟子能体会的到。我认定了这就是我要找的，从而感慨曾经的幼小无知使我错失了八年前的修炼机缘，如今师父没有丢下我，又一次向我敞开了大门。与此同时，母亲却还是没有想走进大法的意思，也并没有真正的去学法，又在父亲的反对下放弃了。而且从刚开始的支持我修大法到阻挠我修炼，他们的借口是大法还在受迫害中，怕我也会被遭迫害。但我此时已坚定了修炼的决心，向他们讲道理，而那时

次感谢师尊及明慧同修、以及默默付出的同修的辛劳付出！
谢谢大家！！

我是救人的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华宇（化名）

尊敬的师父好！

全世界大法弟子好！

第六届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大会又开始征稿了，感谢师父再次给弟子们一次整体提高的机会。虽然上一次法会我的投稿没有发表，但我从中找到了一些不足，再次提笔感觉心情非常激动。修炼十多年来，我在大法中得到的太多，而我付出的太少。我十分珍惜这次机会，让我完成这份特殊而神圣的作业。以下是我修炼的心得。

一、喜得大法 重获新生

一九九七年，作为护士的我患上了严重的病毒性心肌炎，随之陪伴我的是大量的药物和痛苦的扎针治疗，用再好的药，病情也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最后家里人收到了病危通知单。年纪轻轻的我病危了，消息一传开，全科室的医护人员都哭成了泪人，抢救我的医生也瘫坐在地上，院长通知最顶尖的心血管专家跑步到病房抢救我。那时我隐隐约约的能听到哭声。作为妈妈的我本能的喊着二岁女儿的名字，丈夫则在一旁哭喊着叫我的名字。我多想活下去呀！那时我才知道生命是多么的可贵。所幸的是，我在心脏严重衰竭的情况下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人是活下来了，可我成了废人，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家人把我的病历和心电图捎到北京、上海的大医院，结果还是没有什么好办法。我绝望了，几次想到了死。在医院住了三个多月，大年三十那天回到了家。除夕夜晚我又因嘈杂的鞭炮声而病情加重。年迈的婆婆跪在地上，一个劲的上香磕头，求老天爷保佑我。昂贵的药物和一流的医术以及尖端的医疗科技对我全不起作用的时候，家人想起了最古老的办法：祈求苍天。这一次我又神奇的活下来了。于是家里人有了信心，过完年就去求佛拜神，请了一帮又一帮算命的、看风水的。其中有一个算命先生看了我之后，笑着说：“你死

不了，因为你是救人的”。说完后就走了。难道因为我是护士要去救人吗？算命先生的话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在我修炼了大法之后才明白，大法弟子来到这世上就是来救人的。活了三十年，都泡在邪党的文化里，受邪党的灌输，什么都不信，在人的大染缸里我迷的太深了。

一九九八年春天来临，我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表妹来了，她把法轮功介绍给我。她劝我学，我当时不太相信就拒绝了。表妹没有放弃，给我送来了《转法轮》，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读了起来。看着看着，我仿佛在黑夜里见到了一缕光亮，觉的很神奇，不知不觉就单盘起腿，身上好象有千斤重的东西被拿掉了，全身轻飘飘的，非常舒服。《转法轮》中的每个字、每句话不断的往我脑子里灌，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渐渐我能出门了，我就每天晚上去学员家里学法，早晨到公园炼功。没过多久我变的无病一身轻，差点要我命的病毒性心肌炎好了，多年的胆囊炎、神经衰弱也不翼而飞。我变的既健康又快乐。我终于得救了，是师父和大法救了我，我们全家人终于又有了笑容。亲戚、同事、朋友看到大法在我身上神奇的体现，也纷纷走上了修大法的路。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无法用人间的语言对师父表示感谢。弟子在此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合十问好。

二、利用工作环境，扎扎实实救人

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与无比的荣耀。为了对的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称号，在学好法的基础上，我不错过每一个与我有缘的人。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自己的一片天、一片地，和我缘份最大的亲人、朋友、同事不都是师父安排的让我救度他们吗？我不会辜负师父对我的厚望。既然大法让我获得了重生，我就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当我产生了救人的愿望之后，在很短时间内，我们科室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还有人走上了修炼的路。在工作中我体现的是真正大法弟子的风貌，科里同事们的关系也变的融洽，就象师父说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转法轮》）。同事经常说：“咱们科里有大法弟子，我们都会平安，有福报的”。看到她们得救我多么高兴啊！同修们，让我们用最纯净的心，去救度身边的每一个人吧！

作为一名护士和病人接触的时间非常多，我抓住一切机

协调

在当时技术同修基本上都是协调人，我也不例外。同修技术上的事我没问题，同修不在法上或自己不注意安全也不注意别人的安全时，我就严厉的指出。有的同修能接受，不能接受的同修到处讲我怎么指责她。后来传到我这来，我想我说她没错啊，她这人怎么这样。后来明白了，师父说：

“修要修自己，要向内去修、向内去找。”（《二零零九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说的事没错，可我在说同修的过程中没修自己。师父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地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精進要旨》〈清醒〉）我只是指责同修，没有和同修一起在法上提高，过程中自己的语气善心也没体现出来，也就是说过程中没修自己。就这样我一点一点的学会了在协调中修自己。从中也明白了师父讲的一句法“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

教训

二零零六年底，我和妻子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随之我的修炼也松懈下来，讲三退大不如以前，自己也很苦恼。后来自己又用很长时间过了一个大关，心想这么大的关都能过去，修炼中还有什么关过不去呢？自己还有些沾沾自喜，因为当时不很精進，也没认识到这个思想不在法上。师父在《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过：

“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因为自己的思想不正，在一次同修出事中牵扯了我，我被迫离家几个月，在这几个月中，我静心学法背法，找到自己出事的原因，长时间发正念解体迫害我和同修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当我感觉心态很稳时我又回到了学校，事后校长在操场上遇到我笑着说这个学校都成你的了，你被教养我给你开工资，你这几个月不上班我还给你开工资。我笑着对校长说，校长你善待大法弟子会有福份的。校长笑了笑没说什么走了。

在修炼的风风雨雨中，经历的太多太多，要想写几天也写不完，不论怎样在修炼的最后阶段，我一定要勇猛精進，跟师父回家。

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火人了，是因为在我的屋子里发现了一张以前我没来得及处理藏在桌子后面的一张被我握成一团的血旗。校长问我昨天下午到哪去了，并问我把血旗弄哪去了，说我要他好看，专等检查时把血旗拿走了。我跟上次一样用眼睛正视着校长并对他发正念，过了两节课的时间，我对校长说：“校长，你说我拿的要有证据，否则就是栽赃陷害。我们修大法的都是要对人好，我也希望你好，怎么能看你好看呢？”校长没有证据，听我这么一说沉默了一会就叫我走了。就这样我在师父的保护下又过了一关。

做资料

我刚回来不久，我地一协调同修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开一朵花。我说没问题，我把钱给了这个同修。同修帮我买回了电脑和打印机，我又安了个宽带，这样我的一朵小花就开了。刚开始的时候干扰很大，电脑系统不是这坏就是那坏，老求人也不是个办法，我就利用假期到县城电脑学习班学习电脑硬件，怎样装机和做系统等。等我学会了以后电脑基本没坏过，小问题自己就解决了。后来在师父的安排下又遇到了一个电脑高手同修，自己的技术更完善。我们当地有一个大资料点，我就辅助的做一点，后来大点撤了，当地的一个资料点被破坏了，我就开始供应大家的资料。我们当地同修多，忙的时候我一台电脑带四台打印机都忙不过来。后来又相继的开了几个小花，减轻了我许多工作量。由于自己天天看明慧网，吸取同修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在用钱用物上走的很正，资料的内容都以明慧为主，资料点一直很平稳的运作着。

做资料的过程中见证了许多大法的神奇。我地同修大部份是农民，收入很少，我就和妻子用我们的工资做资料。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我和妻子的住房公积金有好几万块钱，心想要能把这笔钱拿出来做资料就好了。师父看到我有这个心就帮了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嫂子的同学是市住房公积金办主管，我就问嫂子能不能叫你的同学帮我把我的公积金提出来，嫂子说帮我问一问。有一天那个主管打电话叫我拿着我和妻子的相关证件到区住房公积金办找某科长拿钱，就这样在别人看起来不买房根本提不出钱我在十几分钟就办好了。我和妻子拿着这笔钱购置了一点生活必需品外，剩下的都拿来做资料了。

会救度他们，尽量做到不落下一个我所管辖的病人，因为我明白这是师尊安排来的有缘人。师尊让我在大病中获得重生，也许正是今天让我用自身的奇迹来证实法、救人用的，我怎能不抓紧呢？

有一位尿毒症病人，病的很厉害，做了很多次透析花了不少钱，面对昂贵的医药费、一次次病情加重，他彻底绝望了。我利用空闲时间和他谈起了法轮功，他开始只是听不说话，眼睛里含着眼泪。后来他妻子告诉我，说他没脸修炼了，没脸见师父，因为受迫害后他走了弯路，从此放弃了修炼。我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和他交流，告诉他伟大的师尊在等着他的每一个亲人赶快回来，而且师尊在为弟子们承受了太多太多时，他哭成了泪人。他捧起了《转法轮》，就象一个迷路的孩子又找到了家一样，安详又回到了他的脸上。没过几天他出院了，回家后和以前没有修炼过的妻子一同走上了修炼之路。当我和同修去看望他的时候，他面色红润，身体已经康复，再也不用做透析了，亲人、朋友看到他奇迹般的好了，都明白了真相，相信大法好，纷纷做了三退。他现在每天静心学法，扎实的做师父安排的三件事。

几年来，我在师父的加持下默默无闻的救度着众生，也数不清救了多少白血症和癌症病人。通过我坚持不懈的讲真相，有很多久治不愈的重病人都在大法中获得了新生，有很多世人得到了平安，得到了福报，现在这些人也在尽自己的力量救着身边的人，我也在无边的佛法中变的更加成熟、沉稳。

三、放下孤傲等人心 在法理中不断升华

没修炼之前我是一个非常要面子、高傲的人。喜欢与人争高低，喜欢攀比，只愿意和有钱人、有权势的人交往，时间长了我成为一个自私自利、斤斤计较的人，还觉着自己有本事是强者，我每天都过的很苦很累。修大法之后，我学会了向内找，凡事都先看看自己对与错，慢慢的我把肮脏的思想，不好的心去掉了，心性得到了升华，就象师父说的：

“举个例子说，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拧的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的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就是要去掉人身上存在的各种不好的东西，才能使你升华上来，这个宇宙的特性就起这样

一种作用。”（《转法轮》）孤傲、自私等不好的人心远离了我，我觉的自己变的全身清澈、透明，头脑清晰。我能够善待身边所有的人，体贴关心家人，家里充满祥和，和同事亲切沟通，关系非常融洽。

二零零九年我来到了新的科室，我没有忘记大法弟子神圣的使命，我要救度新的同事。刚开始他们不太愿意接近我，也有人告诉我科里关系复杂要少说话。我不承认这些不正的因素。在工作中我时刻都按着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树立好大法弟子的形像，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学会了新科室的一切操作技术，同事夸我聪明、能干，这么复杂的机器，学的这么快挺神奇的，加上我很和善，渐渐的他们都愿意和我交往，科室主任也夸我，说我这样的走到哪儿都是好人。

我知道这是大法赋予我的智慧与机缘，我利用一切机会给同事讲真相、劝三退，在很短的时间内我救度了科里所有的人，在救人的过程中，有顺利也有艰辛。有一次，我给一位医生讲真相，他一听法轮功三个字，就气呼呼的叫我从办公室里滚出去，还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当时我没忍住，委屈的流下了眼泪，爱面子、怨恨、高傲的心又翻出来了，心里想：“不救你了，爱咋的咋的，你就等着被淘汰吧”。不好的心一个劲的往外翻，很快我冷静下来，知道那些想法不是真的我，我就清除它们，有师在，有法在，我一定能救了这个人。调整好心态，我又找到那个医生继续耐心的给他讲真相，最后他明白了真相并笑着说：“大姐你真好脾气啊！我对你那种态度你也不生气，听说你以前可厉害了，法轮功真的这么好，把你变的这么有耐心，这么和善，说实话，自从你到了我们科室后，我觉的科里有朝气了，每天看见你总觉的很舒服，不是因为你漂亮，好象你身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我笑着说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是啊！是师尊和大法改变了我，让我脱胎换骨，让我变成一个乐于付出、乐于奉献、不求回报的人。

以上是修炼的点滴体会，我还有很多做的不足的地方。师父正法，佛恩浩荡，无法用语言表达我此时此刻激动的心情。在今后宝贵的时间里，我会更加精進，扎扎实实的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再次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谢谢！

了，马上发正念铲除操控校长背后的邪恶生命和因素，求师父加持弟子。同时找自己什么地方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一直发正念并用眼睛正视着校长，校长蹦蹬了两个多小时，期间几次拿起电话要打。最后我平静的对校长说：“校长，我如果不在乎我这条命我不可能从那个黑窝活着出来，我没想到我的行为会对你的工作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向你道歉。我以后注意点。”校长听我这么一说态度马上缓和起来，叫我以后注意点，别给他惹事，说完叫我回去。我出去的时候跟校长要桌子上的护身符，校长说暂时放在他那。第二天再给学生讲真相时思想压力很大，如果告诉校长怎么办？不讲自己史前的誓约怎么兑现？师父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最后心一横，救人要紧，我又开始给学生讲三退，我记的那天我退了十六个学生。校长办公室里的真相护身符我利用校长出去开会的机会拿出来又分给了学生。那个班主任明白真相三退后向我道了歉。我校还有几名大法弟子，我们互相配合，在很短的时间里一百多个教师退了百分之九十多。

清理邪党物品

大纪元发出清理邪党书籍和旗帜等倡议后，我就留意学校这些物品。我校新建了一个图书馆，在图书登记前我利用工作便利条件把图书中马列、毛选、邓选等拿走烧掉。团委、支部室里我是经常光顾，看着有邪灵的书籍和实物没人的时候拿走就处理掉。校长桌子上小的党旗和血旗被我处理掉了，也没听校长找过。我校档案室里挂着一个先进党支部的锦旗，我处理掉之后进去感觉亮堂了许多。

在清理邪党物品时也遇到一次有惊无险的事。校长到南方考察回来后，就在各班黑板的上方贴上校训，中间是个邪党血旗，我就发正念不让血旗背后的邪灵毒害学生和教师。我利用学生体育课和上实验课教室没人的时候用拖布杆把血旗捅下来毁掉。校长有一天每个教室走了一圈发现血旗都掉了，就叫我们后勤主任从南方发了一批回来。我在没人的时候把血旗拿走给烧了。不长时间学校上面要来检查，校长叫我们主任找人把血旗粘上，怎么找也找不到血旗。校长火了，打电话把警察找来调查。我一看警察来了就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发正念，同时打电话叫我们当地的同修帮我发正念。我们后勤主任打了几次电话找我我没接。第二天校长找我又

学校不让我上课直接面对学生，毕竟学校有一千五六百个学生，课间、体育课、午休到处都能碰到学生。我就给学生讲我在教养院遭受酷刑迫害的经历。学生听完后瞪着眼睛看着我也不说话，讲了几个都是这样，我觉的不对劲，仔细的想了想还是我讲真相的内容有问题。学生毕竟是未成年人，加上中共的洗脑学生对这么血腥的迫害不能接受。于是我就给学生讲大法的美好和天安门自焚的伪案。这下学生喜欢听了也能接受。也给自己以后讲三退打下基础。

二零零四年底《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和师父的经文《向世间转轮》发表后，正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法弟子开始讲三退救人。刚开始三退是几个给教师打水的学生，我校是用液化气烧水的，水没开的时候学生就在那等，我就利用这个时间给学生讲三退，可能是师父鼓励我吧，我第一次讲三退就退了两个学生，心里很高兴。以后就两个三个十个八个的退。我记的最多一天退了三十二个学生。以前明白大法真相的学生一讲就退，没听过真相的相对得多讲一些。后来三退的学生多了，再讲三退的时候先问问学生老师给没给退过。有的学生说老师你都给我都讲过N遍了，有的说老师我初一的时候你都给我退过了。明白真相的学生有时邀请我到他们班级去讲，说老师我们班下午第几节课自习，我给你望风，你去再给我们讲讲。我就开始留意我校的周计划，看看教师哪天哪节课集中，我就利用这个时间走进教室给学生讲大法真相和三退保命。在教室里我没有直接给学生退，过后看到他们问问老师那天讲的能不能听明白，能听明白的我就给他们起个小名退了。可能是我心态的关系吧，有的班级讲完后掌声热烈响起，有的班级鸦雀无声。

讲三退也有被干扰的时候。有一天一个班级的班长找到我说，我给他班某某的真相护身符太美了，能不能他班每个学生都给一个。我问他班上有多少人，他说班上有多少人，我说明天这个时候你到我这拿。第二天这个班长拿回去就分了。学生在班级里你这个好看他那个好看就闹上了。这时他们班主任进来了，看到班长手里拿着这么多真相护身符吓坏了，收上来交到年级主任那里，年级主任交到校长那里。下午校长叫到我他办公室，我一进屋，校长把护身符往桌子上一摔，暴跳如雷，“讲这是怎么回事，讲不清楚我就告教委，你还让不让我干了！”我一看这阵势是被旧势力钻空子

合十！

信师信法 坚定走好修炼的路

——谈九年家庭资料点的运作经历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师尊好！

各位同修好！

非常高兴师父再次给我们大陆大法弟子通过第六届网上法会交流的机会，由于自己的执著心太重，怕麻烦和懒惰的心里一直阻碍着我拿起笔来写出我们的修炼经历，现在我真的认识到这是多么严重的一颗私心，与明慧网联系的九年来，每次我们都从同修法会的交流文章中获得经验、鼓舞和警醒，而自己却没有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些年来一直心安理得的张手向同修们索取着。近来自己也悟到，法会是伟大的师尊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我们所有人都应主动圆容他。尽管我们的修炼中还有一些没去掉的人心和不足，但我们愿意将九年来我们家庭资料点运作的经历向师尊做汇报，也希望同修们从中能得到一些启示，不足之处也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在邪恶疯狂镇压时，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资料点

我们的家庭小资料点诞生在邪恶疯狂迫害的二零零零年九月份，那时几乎都是以大型资料点为主。师父的经文《理性》发表以后，很多同修从迫害初期的不知所措到逐渐清醒成熟起来。当时救度世人、揭穿邪恶谎言的真相资料稀少而且供不应求。

为了解决资料供应不足及减轻大资料点同修的负担，我们地区有条件的同修就通过依托大资料点信息和耗材资源，建立了几个小的家庭资料点，做出的真相资料除自己散发外，还统一交到大资料点，由当时的协调人调剂分配给其他同修。

我们家的小资料点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我们买了小复印机，电脑，扫描仪和打印机，从与大资料点联系的一个小资料点处取得母稿和所需要的耗材，我们通过扫描打印和复印等方式制作着真相资料。后来与我们有联系的那个小资料

点的同修因为买耗材的同修被非法抓捕而被牵连。这次惨痛的教训使我们注意到了做家庭资料的同修彼此之间绝不能用家庭座机联系，后来同修们在明慧网关于使用通讯设备安全方面的交流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次惨痛的损失使我们与大资料点的联系中断了。没有人再为我们提供现成的资料底稿和各种耗材。“逼”得我们这个小资料点开始“独立运作”，这一做就是九年。九年来丈夫同修首先学会了上明慧网，这不仅解决了资料的来源，更从同修的文章中为我们这个小资料点的健康成长汲取了无穷的营养。在伟大的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们的资料也从制作单张真相资料及揭露当地迫害的小册子、明慧周刊，到《九评》、大法书籍、真相护身符、光盘等，应有尽有。在九年的家庭资料点的运作中我们最大的体会和最大的保障就是：信师信法，正念正行。

二、信师信法，溶于法中最安全

我们的亲属中有多名大法弟子，他们因向政府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坚定修炼而成为单位和社区挂了号重点监视和骚扰的对像，有的还要被抓去洗脑班，迫使他们一些人流离在外居住。邪恶找不到他们，就来我和丈夫的单位骚扰。

那时我们的资料点就建立在我家，资料点成立之初，我的怕心很重，只要听到敲门声，心就吓得咚咚跳个不停，生怕邪恶继续到家里来骚扰。有几次邪恶很猖狂的时候，我的怕心上来，几次跟丈夫请求想停做一段资料，把机器设备转移走。丈夫很镇定，他在法理上跟我切磋，我们也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多学法。师父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从法理中我们认识到我们做的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最正的事，邪恶不配来迫害我们。我们一定要摆正心态，不给邪恶可乘之机。

有几次邪恶给我们演化出假相，让我们感到危险马上就要降临了，我们就赶快静下心来学法并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一切旧势力的邪恶干扰因素，彻底铲除它们。当时丈夫还开玩笑说：“平时发正念我们还得到处找着铲除它们，它们自己送上门来更好。”那时明慧网刊登了一篇同修的文章，也给了我们很大鼓舞。这个同修在别人告诉他邪恶已了解他的

废了。过了一会儿一个警察拿着电棍对着我的脖子就电，一会儿糊味都出来了，我当时脑子里想着师父的法“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美国法会讲法》）。那个警察电了我大约有十分钟问我转不转化，我说不转化，他拿着电棍就走了。恶警们就这样迫害着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被这个场面震住了，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看着同修承受不住迫害违心的转化，我的心都碎了。我冷静的回顾了一下自己的修炼经历，大法是真实的，师父是伟大的。我不能转化也不敢转化。我把师父的经文《定论》背了一遍，我知道背叛大法的下场是什么。正是靠着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在这次魔难中我闯了过来。师父说：“作为弟子，当魔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已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它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精进要旨》〈道法〉）后来我被送到了严管班，警察和犯人们也没为难过我，对我还很客气。三年后正念闯出了这个魔窟。

讲真相

我回来的第三天就到学校上班去了，原来的校长已经换了，新来的校长例行公事的接待了我，问了我在里面的一些情况。我就把在里面遭受迫害的事讲给他听。校长表情很严肃，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对我的信仰不反对并要求我不能在学生中讲法轮大法。我笑了笑没说话，校长就把我安排到学校后勤干一些打杂的活。

我是二零零三年底回来的，那时正法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学师父的讲法我明白了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的，师父是不承认的。我就找了一个当时针对法轮功的文件去找校长要工资，校长说这件事他需要请示后回复我。过了几天校长叫我去他办公室，说我在里面受了很多苦，学校补偿我一千元钱。又说毕竟三年没上班不能开满饷只能给开百分之七十，我要同意现在就可以到财务去拿钱。我对校长说给我开多少钱我不在乎，毕竟我不是不想上班，我是被迫害的。校长说我不为难他。就这样我要回了自己百分之七十的工资。有同事看我要回了工资，问我跟校长是不是有什么关系。我对他们讲我们师父说：“学大法本身就是有福份的，为什么会失去呢？！”（《北美首届法会讲法》）

经文《心自明》和《走向圆满》传到我们那里后，知道了应该上北京去证实大法。我们几个同修经过切磋后决定当天晚上就进京。那时我们不知道全国各地的同修都上北京上访，而且各地车站都在截访上北京的学员。我们在集体买到北京的车票时被带到值班室，问清我们到北京的目的地后，我们被当地的派出所接回去送到看守所拘留了十五天。

大年初三回到家时，家里炸锅了。父母在当地多少有些声望，而且家族中从来没有人进过监狱，面对父亲的呵斥，母亲的眼泪，兄弟的埋怨，学校同事的苦苦相劝，真象天要塌了。我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地，面对亲情的干扰整天都在背师父的法“我不在常人的情中，没有对世间名利的执著”（《悉尼法会讲法》）但有时不争气的眼泪还是忍不住的流。半个月后，当地派出所挨个找学过法的学员签字写保证不上北京，否则就拘留十五天。就这样我和另一个同修第二次又踏上了去北京的路。这次我们改乘汽车，虽然车站有种种关卡，我们在师父的保护下还是顺利的到了北京。在去广场的地下通道中被我们当地的警察发现了，又被带回了当地拘留了十五天。

随着师父新经文的发表，当地同修在大法中的提高，同修们都不断的进京上访。我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第三次进京上访。告别了新婚不久的妻子，我和当地另一个同修又踏上了去北京的路。这次没有了上两次悲壮的心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心里很平静。我们顺利的到了北京，深秋的北京广场上游客很少，我和同修就到天安门城楼里举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走了两圈。我看到同修被人带走了，就收起横幅走了。第二天回到单位，警察已经在等我了。我们地区学法的人多，进京的人也多，当地派出所就派人在北京常驻，他们认出了我。我第三次被非法绑架送到市教养院迫害。

到教养院不长时间就经历了惨绝人寰的暴力转化。当时整个男队大楼弥漫着皮肤被电棍电糊的味道和恶警们的狂叫声。走廊里同修被打晕死在地随处可见。我在走廊里被犯人一顿拳打脚踢，但不感觉痛。后来看师父的讲法才明白是师父替我承受了。犯人问我转不转化，我说不转化，他们就把手铐死死的卡在我的腕子上，一会我的手就黑起来了。当时看着手，心想为了大法命都可以不要，哪还在乎一只手。这样一想马上来了一个警察叫犯人把手铐松开，说别把胳膊铐

情况，即将来抓捕他时，他还能遵照师父的法“一个不动就制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正是他强大的正念，解体了旧势力对他的一切邪恶安排，他依然平稳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是的，这些年的经历也使我们深信，只要我们能溶于法中，正念足，我们就是最安全的。

后来明慧网倡导“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觉的非常适合救度众生的需要，并且我们也有几年的实践经验了。小资料点机动灵活，而且目标小，安全性高。如果资料点能够遍地开花，救度众生的力度就会非常大，邪恶就会手忙脚乱。这么多年邪恶迫害的重点目标就是资料点，大资料点联系人多，目标大。资料点的同修往往负担过重，没有足够的时间学法炼功，容易被邪恶抓住漏洞，一旦被破坏，人员、设备、资金均损失惨重。常常是一个大资料被破坏，该地区救度众生的进程就会受影响。

现在与我们联系的同修也有想建立家庭资料点的，我们就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看到他们有时有怕心，我们就从法上和同修交流，把我们通过学法提高心性去怕心的经历告诉他们。现在我们觉得运作我们的家庭小资料点就象每天要吃饭、睡觉一样正常，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三、大法给我们超常的智慧，所有做资料的设备都是我们的法器

在做资料的过程中，师父打开了我们的智慧，我们需要哪方面的知识和信息，师父就点化给我们，安排相应的环境让我们获得，相应的人向我们提供。给激光打印机换碳粉，给喷墨打印机加墨水，我们有机会学会后，现在做的已经相当熟练。最初彩色打印机的连供系统没有现成的，都是我们自己用滴流瓶改装的，但当时出墨管和气压平衡管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材料制作。有一天丈夫单位的女同事偶然将织毛衣的钢针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他看着标签上的名称：中空钢管织衣针，眼前突然一亮，我们去买了许多这种织毛衣的针，它们成为了我们制作上述管材最佳的材料。

感谢师父对弟子们时时的看护和点化。这类事情在我们的小资料点的运作上发生过很多次，在我们心态纯净，正念足的情况下，几乎是想什么有什么。最开始我们是靠拨号上网的，要下载光盘内容非常困难，但我们非常渴望有一个《风雨天地行》的母盘给我们刻录，有一次我们去电话亭打

电话，发现了一个真相光盘，回家播放后，正好是这个内容，而且效果非常的好，完全可以做母盘用。

随着设备的更新做出的资料和光碟也越来越精美。我们把所有的资料设备都当成自己的法器。他们也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我们最初用的打印机是佳能一百，我们经常都跟它交流。它每次打印的时候都发出铿锵的声音，听起来特别卖力气。而且打印很顺畅，很少发生夹纸的情况，我们也时常感谢它的合作。本来只能打几千张的小机器，在救度众生的最初日子里却超常的为我们打下了几万张的真相资料。最后我们委托常人亲属去修理部修理时，修理的人打开机器后惊呆了，小机器的各个部件都老化的几乎散架子了。他对我们的亲属说：你们怎么把这个机器用的这么苦啊！当亲属把这话学给我们听时，我们都掉泪了。它用尽所有的力量履行了它的使命，我们把这个小机器精心的包好后收藏起来了。

我们还对制作出来的真相资料发正念，让他们更好的完成自己救度众生的使命。随着环境的宽松，我们滋生出了求安逸的心，有时就放松了自己修炼的意志，不象邪恶残酷迫害的头几年那样精進。近一个阶段，同修时常向我们反馈：世人得到二零零九年神韵晚会光盘后回家放不出来，又给同修送回去了。我们把光盘拿回家后一放就放出来了，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几次。我们知道在修炼的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不是世人的机器有问题，一定是我们的心性出了问题。我们就向内找：最近我们给做出的光盘装袋时，是一边看常人的电视节目一边装的，不象以前那样对着每个光盘发正念。没有用神圣的心态去做救度众生的事情，当然就有干扰，出问题。感谢师父对我们的点化和提醒。

四、注意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也是家庭资料点安全运作的保障

我们在做资料点的过程中，也十分注意安全。在购买耗材上，我们特别注意观察卖耗材的人，买耗材的时候只在我们长年熟悉的面孔中买，但绝不在一家长期购买，几乎每次都轮换一家，不让任何一家觉的我们长期买。明慧网的消息中说有一些耗材店的老板和帮工就是公安和国安的特务也给我们提了醒，我们更要坚持我们买耗材的这条原则。我们之所以能这么做也是一次师父通过卖耗材人的嘴提醒我们，说我们的耗材用的挺快呀。让我们警觉决不能在一家耗材店多

到大法的恩赐和师恩的洪大。这里我要向师父和各位同修汇报一下自己修炼以来的一些经历，从中找出不足尽快提高。

得法

儿时的我在气功热中幻想着将来如果有高人传授我什么东西我一定要好好学。长大以后由于家里条件好，整天只知吃喝玩乐，别人都很羡慕我，可我在吃喝玩乐之后心里总是空荡荡的，有一种别人体会不到的苦，感觉很累。后来经亲戚介绍走入大法修炼。刚入门的时候什么也不懂，就是觉的大法好要炼。那时我们地区学法的人很多，炼功点也多，我没事就到炼功点学法炼功。渐渐的我感觉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变了，名利心很重的我能看开这些了，以前心里的那种苦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充实和平静。我认识到是大法改变了我，心里暗下决心要好好修炼。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身体猛的一震，觉的有无数的法轮在身体里旋转，同时大脚趾被快速的缠上。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下好东西，更增强了我修炼的信心。

从那以后我没事的时候就学法，有一天当我学到“人的生命，当人不是目地，是叫你返本归真，返回去”（《转法轮》）时，一下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非常美妙，当时什么世间上的名啊利啊发财啊跟我太遥远。状态持续了几分钟就没了。我明白了我走的是一条返本归真的路，无论这条路多么艰险我都要走到底。

洪法中见证大法神奇

我是个年轻的男学员，得法时刚毕业不久，有时间也有精力。我经常跟我们那的辅导员去洪法。我们每次洪法炼功都要挂法轮大法简介和《论语》。有一次我们在市场前炼功，那里没有条件挂大法简介和《论语》。要想挂就得用钢筋做几个铁钎钉在墙缝之间。我父亲有个工厂，我就到父亲的厂里用烧红的钢筋做了几个铁钎子。做完后戴上手套拿起铁钎就走，忘了刚才还是烧红的钢筋，手套一下就烙开了露出了手指，手指一点烫的感觉都没有。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我。这也是我第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魔难

“七·二零”以后，铺天盖地的邪恶宣传根本没有动摇我对大法的坚信。我们那里是个乡镇，学法的人多但信息却很封闭，面对邪恶的造谣宣传我们都不知怎么办。后来师父的

己，不找自己的哪颗心该去，这样越不找自己，矛盾越激化，一个难比一个难大，造成心里剜心透骨的不平衡。难堆积到一起了，过不去了，就叫你摔跟头悟道。这一个跟头摔的我找不到家了，同时也把我摔清醒了。该好好找找自己了，师父的话象灵丹妙药一样，说到我心上去了。当时就觉得自己心里好象上下一根大空筒子，什么都没有了，什么不平衡啊，什么都没有了，我第一次体会到向内找的甜头。记住这次教训，不能白摔这个跤，不错过每一次机会，包括自己的一思一念。这样逐渐的心性关越来越少，其它不好的人心也逐渐得到归正。

零七年我家乡全县的协调人一个个被绑架到了洗脑班。当时我想到：这些同修只有一个不与我联系，他们会不会连累到我，而且我身边好几个同修都告诉我要注意。心想，光把大法书保管好，我就做好我的三件事，谁也不敢来迫害我。心里非常踏实，我每天早晨看三讲《转法轮》，上午出去讲真相、发资料，下午集体学法，学其他讲法。心里就没有那个事儿一样，几个月过去了，他们都被转化回去了，没有人找我。后来听说他们几乎都说出来了，尤其和我联系最多的一个协调人转化后，我找他他不见我。我就去他家去了三次，和他切磋，和他家人讲真相，最后才写了声明，并一再向我道歉说，把我说出来了，感谢我不怪他。现在他修的很坚定，做的也很踏实。还有三个，我多次找他们切磋后，也都写了声明，走回了大法修炼，继续做着协调工作。

我自己修的不好，想要说的话很多，但是又不知说什么，我只想在这最后的宝贵时间，时刻把自己当作一个炼功人，多学法，学好法，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多救人，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

风雨中我走在回家的路上

文 / 辽宁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是个九七年得法的老学员，在十多年的修炼路上有在法上提高的喜悦，也有关过不好时的苦恼，但更多的是感受

次购买。

对于装耗材的包装，象包装盒及打印纸的包装袋我们都是将其正面翻转后拿到离家较远的地方扔掉。因为有时觉得扔掉太多的纸盒包装让人觉得不合常理，我们就将处理过的包装送到离家较远的不同的收废品的地方卖掉。有一些装光盘的塑料盒我们分多次每次携带一两个在走亲戚，或上班的途中顺路找个垃圾箱扔掉。

在传递资料的过程中，我们严格遵照明慧网的建议做，都是单线联系。这次见面时研究下次见面的时间，而且同修之间绝不用手机联系，不储存同修的联系方式，都是把同修的号码记在脑子里，并且用公用电话去联系对方的手机或座机，公用电话也不用离家较近的，并且不固定在一家。即使时间再晚，想要跟同修联系，我们也坚持这么做。有一次我们都已经睡下了，因为家里临时有事，丈夫还是起身去外面找公共电话通知同修。同修见面时我们都互相提醒手机的电池是否已经卸下或把手机放到另外的房间里去。

即使常年与我们联系的同修也不知道我们家住哪里，平时我们不邀请亲戚朋友同事到家里来做客。而且我以合理的理由都和直系亲属们讲好了，无论谁到我家事先必须打电话，否则我们一律不开门。

“你们的生命毕竟是与大法同在的。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正念不足不符合法时会脱离法的力量，就会显的孤立无助。”（《曼哈顿讲法》）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们就凭着信师信法的坚定信念，我们的家庭小资料点平稳的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三千多个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日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有很多的不足，有次丈夫将做好的资料放在了他的上衣兜里，我非常马虎，没检查就将衣服拿出去干洗了。发现后我非常后悔，在常人生活中我就是一大大咧咧，做事爱糊弄的人。自己总觉得不是什么大毛病。其实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也体现着我们修炼的境界，即使一般人也会在洗衣时翻翻兜，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落在里面。我认真向内找出平时自己做事怕麻烦，不认真，爱敷衍这个大漏，真诚的请求师父加持弟子，不允许邪恶势力钻我们的空子。所有知道此事的同修也为我们发出强大的正念。我们去洗衣店取衣服时，店主主动将资料还给了我们。感谢师父慈悲的时时呵护，感谢同修无私的，没

有任何指责和埋怨的整体配合。

现在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有信心，我们会在法中归正自己还没去掉的各种执著心，会让我们的资料点平稳的走到他完成使命的那一天，这就是我们今生选择的助师正法，坚定修炼的路。在此我们也真诚希望越来越多的同修能创造条件，成为家庭资料点遍地开花中的一朵小花。只要有信师信法的坚定信念，就一定会做好的。

感谢明慧及向明慧投稿的各位同修们，这么多年我们从同修的文章中学到了很多运作资料点的技术知识，得到了各种安全问题的提醒及注意事项。以后我们也决心多向明慧投稿，因为通过这次写稿件的经历也使我们确实实的感受到了，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修炼过程。当我们决定要写出这段经历的时候，思想中就时时的冒出太耽误时间，赶快写完的坏念头。而且我们俩人都头疼，眼眶疼，我感觉疼的都无法睁眼。我们知道这是邪恶的干扰，它们害怕我们写出这段经历，害怕我们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形成一个整体，因为我们写作的过程就是消亡它的过程。

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不足的地方请大家慈悲指正，合十！

正信 正悟 正念正行

——做好修炼路上的点点滴滴
文 / 中国河北大法弟子

我是九五年初得法的老弟子，回想起来，愧对师父的慈悲救度，十几年来虽没走过弯路，但离大法的标准，师尊的期待还差的很远，所以大陆心得交流已有五次，我却一次没参与，总觉的自己做的不好不值得写，自从第五次交流会发表以后，我才认识到这是师父给大陆大法弟子证实法的机会，是我们修炼全过程的一部份。是向师尊汇报自己修炼的答卷，这一次不管我写的好坏我都要写出来。

回顾在大陆中十几年的修炼，我能有今天，无法用语言表达弟子内心深处的真实体会与感受。我只能说：“感谢师尊慈悲救度！佛恩浩荡！”

一、坚定的信师信法是我走过近十五年修炼历程的根本

乎知道了我所在的地方，我是东北角往北走的，怎么会站在这个大路口的西南角呢？这时我无意中手摸了一下头，一看手上都是泥，才知道我是摔跤了。怎么摔的，谁扶起我的，这一切都不知道。我一看装经文的包好好的却一个泥点都没有，那个手要不扶着都要掉的。这个包里装的是什麼，好象记得要送到谁家，是谁？叫什么，住哪？都记不起来了。心想那就回家吧，可是我家在哪也不知道了，好象记得搬过一次家，搬哪去了？不知道了。（其实已经搬了七年了）那就回原来的家吧，按着大概的记忆走回原来的家。那会儿看到包，心里知道是很重要的东西，不能带回家，那去哪呢？我就无意识的拐弯了，这时突然脑子里想起一个号码，是我要去同修孩子的小灵通。这个号我仅仅用过四五次（是师父帮我打入我脑中的）到公用电话一打，问了他家住哪，那孩子笑了，我也无可奈何的笑了，因为我已经去过他家好多次了。这样，我还是边走边问才到了他家，到了那儿，好象记起了我的家的位置。但也不是实际的样子。同修一看到我就问摔跤了？我说：不知道。脱下羽绒服一看，整个后背一个大泥板，当时感到一阵恶心。心想：不好，这是脑震荡的反应。我就赶紧回家，到了我家楼下望上去就好象七八年没回来了，进了屋又熟悉又陌生。老伴要给我热饭没吃，赶紧盘腿发正念，打坐一小时，不那么恶心了。这会儿才知道头顶有点疼，一摸，破了皮，也不能洗头。先用毛巾擦吧，可是摔了后背，后脑勺却不疼，头顶破了还疼，是怎么摔的呢？我下楼一看车子的左手小把已转到下边去了，我明白了，我是从车的左上方翻过去，头顶先着地摔下去的。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前滚翻！我这不由的倒吸一口凉气：我这将六十岁的人，体重一百四十斤，摔了这样一个空中翻，还头顶先着地，好悬呢，没有师父保护我真的完了。要是常人就没命了。

我静下心来把师父新讲法《二零零四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一连学了四遍。当我看到“如果你在证实法，别人说你什么你都不会动心。”“哪怕是最善意的辩解，你都是在证实自己，（鼓掌）因为你没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此时你最放不下的是自己。”这两段法时，我一下子明白了，回想近一段时间身边发生的一个又一个的心性关，不都是在事中论事，不找自己不叫别人说吗？总觉的别人冤枉自己，不找自

这会儿三点多了，这一宿就是合不上眼，睡不着。今天下午，你单位的人又去逼我。”此时我能体谅他心里的苦，而我又不知怎么去安慰他，但是我绝不能在修炼的问题上妥协。我只说：“那你看怎么办呢？我都依着你，到明天我就跟你去办手续，那样就不连累你了。”他知道在修炼上让我让步不可能，其实我也是缓兵之计，因为师父在《转法轮》说了：“因为炼功搞的俩口子离婚了还不行。”这样他不作声了。第二天，他以为我说的是真的了，就很认真又客气的说：“以后你也可以来。”我就笑着说：告诉你，我根本就不走。这里的一切都有我的一半，我为什么要走呢？他一听呆了，喊叫着说：“你不走啊，那就别离了，那咱小区的人不有话题了，这叫什么离婚啊。”就这样，自此以后再也没提过离婚的事。

二、抓紧时间多学法，静下心来学好法，把住”向内找“这个法宝抓紧实修

师父在多次讲法中一再强调要多学法。在九九年至二零零零年时，我每天学五～六讲《转法轮》。到零二年以后，因为带孙子白天没时间学法，我就在夜间零点发完正念开始学法，到二点半左右学两讲《转法轮》，再睡一个多小时，三半点以后起床晨炼。到零七年明慧通知增加大陆同步炼功时间，十点五十开始，我就改在了晚上十点五十炼功，十二点半睡觉。早晨四点半起床到八点半看两讲或三讲《转法轮》，发正念三次。这样就保证了每天晚上炼功，早晨学法，白天上午出去讲真相、发资料，下午每周集体学法二～三次。我发现随着不断的学法，自己的思想、身心逐步的溶入到法中的时候，那些不好的观念、人心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改变、归正。同时那些顽固的观念、人心也被触动，暴露出来。法虽然天天在学，但遇事就是不知找自己，也不会找。

就在师父《二零零四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发表后，因为当时我老家那边的经文及一些资料都是由我给他们传送。那天我取了七十多份经文先送一个同修那里，大概是十二月中旬，几天前下过雪的路上到处都是融化的泥水。当我走到一个离大十字路口二百米的时候，我一手扶着包，心想：我是向右拐，人多也没事。结果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我睁开眼睛时却感到象是梦境中一样，又好象到了另一个世界，那么陌生，这是哪里？我怎么会在这儿站着？过了好一会儿似

保证

1、两次只身进京上访证实法，师父步步呵护

得法前我身体多病，曾练过其它祛病健身的功法，病情虽有所缓解，但根本问题解决不了。在我正想寻找一个能祛病根，能往上提高的功法的时候，九五年正月过年串门时，让我见到了《中国法轮功》和《转法轮》两本书。当时我简单的看了《中国法轮功》就把我吸引住了。心想这一定是一直在寻求的那个功。我让她先教我一下静功手印，回家打坐小腹丹田部位轻微的疼了几下，后来才知道是师父给我下法轮了。从此以后走入大法修炼，户外炼功第一天回家就开始消业，连续几次都是高烧六个小时以上，这样我身体很快康复，自此我对大法对师父坚信不疑。

九九年江氏集团开始了疯狂的打压，“四·二五”大上访我和同修们走到了中南海。“七·二零”大抓捕后，我想我一定要去北京上访，为师父，为大法讨个公道。七月二十二日清晨，我只身坐上了去北京的公交车，上车后心里就没了底。心想：我进北京不知东南西北，去哪儿，哪下车都不知道，怎么办？就求师父：师父帮我找到带路人，别让我白来一趟。结果进北京后车上就有两男一女三个年轻人下车了，心想我到哪下车呀，师父快帮我找个带路的吧。就在这时，一抬头看见下车的一个小伙子不走，正在向我点头示意，我立刻明白赶紧下车，这下我啥都不怕了，太谢谢师父了。当我们走在北京大街上时（我不知什么街道）到处都是当兵的，一辆辆军车，路上都已戒严，翻包检查，街道两侧的人行道上开始有一群一群的被当兵团团围住的人。我知道那就是证实法的大法弟子。他们在那里静静的站着，不时的还有自动站进去的人。心想，今天证实法可能就是这种形式了，那我也应该是那个群体中的一员。于是我就拉住一起下车的那个女孩子穿过马路，自觉的站入那个行列当中。这个群体越来越人越多，后来警察与当兵的把我们这些人用汽车一车车的拉到了丰台体育场，那里早已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省市的大法弟子。进来一车，全场立即响起一片片掌声，示意欢迎。相继来到的大法同修，大家虽不相识似曾相识，那么亲近，相互鼓励。

在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我又自己坐上了去北京的车。路上查的非常紧，邪恶倾巢出动，当警察上车检查时，

要人人出示身份证。他们从我座位的左边开始一个个的要身份证，包括我座位里边的小伙子，他们十多个都没有身份证被赶下了车。我在那心里一直在求师父：“师父，我没身份证，千万别让他找我，师父一定要把我送到天安门。”（因为我也不认路）结果到我那就不要了，理也不理我，大约过了十分钟，那警察又上车来叫喊了两句：还有没有不带身份证的？就放行了。途中又检查了一次，也是有惊无险。到了天安门，我想：没身份证也不能住旅馆，我就在郊区谁家门楼底下蹲一宿吧。结果一个山东带孩子的同修三次碰到我，她也说：咱是缘份吧。交谈中，她知道我没住处，就主动领我到旅馆把孩子的床位让给了我。当时我因为消业，右脚大指肚没有了皮，还在淌着血，这样在旅馆里用热水泡掉了已粘在脚上血糊糊的卫生纸。

第二天，即“十一”早晨升国旗后，又让我巧遇同修，心想：这回就跟你走了，你上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因为同修当时是我地辅导站负责人）当时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大法弟子占据了半个广场。到处是一辆接一辆装满大法弟子的大客车。在同修的带动下，我俩配合瞬间打出了十几米长的大横幅，红底黄字：“法轮大法好”。虽然我被两个武警反背按的我头都碰地了，但我心里是那么说不出来的自豪，荣幸！师父让这么好同修带我，堂堂正正的证实了大法好。当武警把我装上车后，我心里一遍遍的在说：谢谢师父，一步一步的把弟子送到这。师父都给我安排好了，使我来天安门广场没有白走一遭，了了心愿，证实大法好。别人喊“法轮大法好”我泣不成声。

2、正念闯关，冲破家庭看守所

九九年我老伴是刚退二线的在职警察。子女几个几乎都在公安部门，所以家里人的压力非常大。老伴怕丢饭碗，孩子怕影响工作，我自己也怕心很大。但是，师父、大法受恶人诽谤、诬陷，我是大法弟子，不能只受益，不敢说真话。师父在《转法轮》里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法轮》）

在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三日上访被当地公安接回时，派出所的警察手里拿着厚厚的一叠“全市通报”：我老伴工资四百元，停止工作写检查，我老伴每天拿着检查到公安局要每

个屋都走一遍才能见到局长，就这样，一天天的羞辱他，而且四个局长同时找他谈话，威胁他说：你老伴再去北京就把你调出公安局去！这来自家庭、单位、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怕心一下都集中在我这来了。老伴天天播大音量逼我听、看电视的诽谤谎言。我不听也不看，他就吵闹，班也不上了，在家看着我，我就绝食不吃饭。不让我出去，那时我也感到精神要崩溃似的。心里承受已到了极限，心想：不行我必须调整一下，如果真的傻了，疯了，那不给大法弟子抹黑吗？我索性起来打开电视，一个台接一个台的看，看看到底它们胡说什么。然后我把这些谎言逐个给他剖析，揭穿。这些经不起推敲的谎言不堪一击。开始他还不听，慢慢的嘴里不说也有些认同了。这样对我也缓解了许多，但是我要出去就跟着我，或不给我钥匙，我想也不能总这样，我有我的自由，该正的我要正过来，我说走就走，找同修要资料，发资料。从来不告诉他，不打招呼。自己虽也有怕心在，但我知道师父在看着我，看我心正不正，该怎么走，怎么做，我绝不能让师父失望。我坚持每天出去做事，想走就走，从行为上告诉家人，任何人都别想阻拦我在大法修炼路上的步伐。在家里我任劳任怨，对他们关心体贴，让家人感受到我给他们的温暖。尤其儿媳妇特别知足，一直在跟我说：一进这个家门就是温暖，全天的疲劳一下都化解了，心里很是知足。这样，慢慢地家人不管我了，不干涉我了，一直到现在，也习惯了，我什么时候出去没人问。

3、只要心里装着法，什么矛盾都能化解

零一年元旦我再次去北京证实法，回来后，我单位保卫科来了四个人，来我家三次，

我热情招待。让我写保证，我都没写，然后单位就找到老伴，单位威胁他说：“你要保证不了你老伴不去北京，那就让她换个地方（意思就是带走）。”自从我第一次去北京后，老伴就一直在闹：我不要你了，你再去北京就和你离婚！天天都这样闹。我虽不理他，但我心里还是很苦，我怎么样才能平衡好这个矛盾？老伴确实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看到他那样的不理解我、恨我，我想跟他讲道理，讲真相他根本不听。我心又是委屈，又是急。这次我单位的人也找到他那威胁他（当时我不知道），他认真了，半夜三更不睡觉，叫醒我，心情很沉重很认真的跟我说：“我实在受不了了，